

(下) 希特勒的悲慘結局

著 John Toland

譯 朱嘉賓

(下) 希特勒的悲慘結局

著 John Toland

譯 朱嘉賓

529.6(25—235)

(下) 局結慘悲的勒特希

John Toland : 者 作 著
賓 嘉 朱 : 者 譯 翻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者 版 出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 所行發總

號一二二段二路義信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部版出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 者 刷 印

版出月一十年四十六國民華中

元 拾 陸 幣 臺 新 : 價 定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五八一第字臺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第三篇 東西會師

第廿章 「〇」五組織

一

希特勒在東南戰場上最後的賭注已告失敗；德烈治（Toibukhin）的先天不吉利攻勢已認定被粉碎，致使對杜爾布金（Toibukhin）的殲滅企圖因而開始絕望——且終於完全陷於崩潰。

黑衫軍弗雷茲海根中校（Lt. Col. Frits Hagen）的戰鬥羣，在從其他部隊偷了毒氣後，即經匈牙利中部沼澤和泥濘地作了最深遠的突入，但經四天及四十五哩的行程後，先頭的戰車排氣管被打掉，距多腦河尚有二十哩之遙。當海根向上級報告其位置時，他僅被問以其餘部隊深入地獄有多遠了並即奉通知立刻後退。「你還不知道俄軍正向維也納攻擊嗎？」

海根感到厭惡，當獲悉德烈治甫開始攻擊杜爾布金便發動一次更大攻勢時爲尤然。自然結果，德烈治的裝甲第六軍團大部份於這次互撞遭遇戰中被擊滅，且殘餘部隊復於企圖阻止杜爾布金向維也納的推進又陷於一種絕望。

海根與其殘餘的二十五輛戰車退到橫跨布達佩斯——維也納主要公路上的位置，恰好杜爾布金的攻擊

箭頭正以不在乎的忽略指向這裡，以致迫使這一小隊的德國裝甲兵實行最猛烈的射擊，竟然擊毀了一二五輛巨型的「史太林式」戰車。

由於德烈治被迫退向維也納的西北方，以致不得已而與其右翼友軍波魯克（Hermann Balck）將軍的第六軍團脫離了連絡，而杜爾布金即於四月一日派遣一支強大的裝甲部隊趁機楔入這一廣大的缺口處。

波魯克的翼側現已完全暴露，即以譏刺的口吻報告南部集團軍司令伍赫爾（Wohler）將軍：「假如來布斯坦德爾特（Leibstandarte）即德烈治的精銳阿道夫希特勒師團（Gen Keitel）尚不能守住他們的地方，你還希望我們作甚麼？」

希特勒接獲這一談話的報告後，大為惱怒，他曾說：「如果我自己的來布斯坦德爾特不能守住他們的地方，他們便不佩掛帶我個人的標章（Emblem）並即命令凱德爾將軍（Gen Keitel）拍給得特里齊這一份電文：

元首認為所有部隊似乎沒有能按情況的要求去作戰，並命令所有阿道夫希特勒的黑衫軍各師，大德意志（Das Reich）骷髏師（Totenkopf）及霍亨斯陶芬師（Hohenstaufen）應即取下他們的臂章。

及至讀完此一電文後，故事便迅速散佈開，德烈治召集了他的師長，把電文攤在棹子上並且宣稱：「這便是你們於過去五年中所做一切的獎賞！」接着他便打電話給希特勒說他寧願自戕也強於執行這道命令，並寄回他所有的勳章裝在一個密封的盛器中。故事已接近到事實——但由於一種不同的轉變性格。德烈治並未與希特勒嘔氣；他是很肯定的以為希特勒乃因錯誤情報的行動致使其下錯了這道命令，少數其他的指揮官有時也敢如此的。

然而，希特勒的電文內容深入了全部指揮系統。當傳達至海根時他不能像德烈治將軍那樣將此電文分發下去。元首爲其偶像，他永遠不能忘懷當他及其他二十個人在總理大廳排成了隊與希特勒第一次會見的情形，希特勒機械式的一直握完了全隊的手，但於走過此一晰白、漂亮的海根氏面前之後，他又轉回來，並再用雙手緊握着這一戰車專家的右手，以其藍灰的眼睛定視着他。從那時起海根即欣然願以頭顱爲元首而效命。

此刻海根是如此的氣忿，他召集了他的軍官幹部，並說「讓我拿一個酒桶來，把我們所有的勳章放進去，並以柏爾力清更師（Division Gotz Von Berlichingen）的彩帶繞着其周圍。」^①但此刻的熱度又已過去，而海根戰鬥羣已回到戰鬥。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與杜爾布金兩軍團併肩的向奧大利推進。向北的馬林諾夫斯基爲了崎嶇的山地而致行動遲滯，但杜爾布金保持着急進，沿着主要公路及迄至耶穌受難節，三月三十日，已接近奧國的邊境——距維也納僅四十哩了。

II

在過去一年中自動組織起來的無數抵抗團體遍及全奧大利。在一九四五年初卡爾史楚可魯少校（Major Carliszokoll），德國陸軍中的一個奧籍參謀官，加入了一個所謂七人委員會的組織。這些人是所有政治派系的民間抵抗領袖，基於痛恨納粹而互相結合。史楚可魯告訴他們在奧國發起一次成功的抗暴，端賴於民間與軍事抵抗團體的密切合作；他洩露了他已將在德軍部隊中服務的奧國愛國份子，組織成一個堅強的地下團體。

史楚可魯是一個弱小而有潔癖的三十歲人，不超過五呎高。他曾參加過七月二十日的陰謀，且曾協

助在維也納拘禁蓋世太保及黑衫軍軍官。當此項預謀失敗後，他曾用某些方法促使某德國長官相信他祇能盡到他的責任。

史楚可魯與七人委員會已結合成力量。他們決定稱此一聯合爲「〇—五」。這祇是 Oesterreich（爲一九三八年前奧大利的名稱）這個字的前兩個字母代號，用五字以代表拉丁字母 e 的次序（a p c q e）。反抗運動的成員開始以「〇—五」作爲一切官方宣傳佈告上的標識。一般的羣衆僅知道這是代表一個抵抗運動的符號，並且已變成全奧大利無分老幼以粉筆或油漆到處寫貼「〇—五」符號的一種運動。給予人們認爲此項運動遠較其實際更爲普遍與重要的一種印象。

迄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〇—五」的領袖們已確信希特勒將於最後鬥爭中要犧牲奧大利，而維也納必將遭同布達佩斯一樣的命運。除了保存他們的城市，他們還要昭告世界，在納粹長期佔領及拘禁他們數百抵抗領袖的情形下，他們解救奧國人民的意志並沒有破滅。

在三月二十五日史楚可魯在一次「〇—五」的集會上說，維也納僅能由協助紅軍的攻取而得解救。他說：「如果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必將此城移交給他們」，且解釋此事如何始能作到。他現在第十七軍區司令部的任務乃是於維也納前線協助構成防禦陣地，以對抗來自東面的攻擊。這給他一個最好的機會，將某些忠於「〇—五」的戰鬥營佈置在城南維也納森林中。史楚可魯說，當在最後的突擊時機，他就撤退這些部隊，使俄軍能於維也納南方十四哩的貝登（Baden）附近行軍通過此森林。然後從後面突然的進入首都，並由「〇—五」的協助以輕微的流血或損壞而佔領之。史楚可魯的計劃被熱誠的通過，並指派一委員會組織軍民間的連絡。

五天後，在耶穌受難節那天（星期五），維也納的居民第一次聽到遠處的隆隆砲聲，表示杜爾布金的俄軍已接近到奧國的邊境。那天晚上東南方的天空出現橘黃色。戒嚴令已經公佈。翌日晨盟軍的空軍

攻擊鐵路車站，多腦河上的橋樑及重要的交會處，造成多處大火，致使工作過度的消防隊已無法撲滅。維也納人都將床鋪搬進到地窖或地下室內，並開始住在地下。車輛無法通過堆滿大石塊的街道；城內鐵路斷絕服務，且電車亦祇行駛少數路線。瓦斯及電源每日僅有幾小時的供應，並且在許多地區內已沒有自來水。

政治工作者及黨的官員們統治着該城，不再懼怕穿着他們的棕色制服，出現在羣衆之中，次日午後所有道路都爲有資格獲得出城許可的人士們所阻塞。

大部份人民不能逃走，但生爲一個維也納人，他們未曾失去過幽默感，而最新的笑話乃是：「到復活節你就能坐上一輛電車到前線去。」到了復活節那已不是一個笑話了；得來的消息是杜爾布金的俄軍已突破了距離郊區僅約八哩，在維也納東南方德烈治的防線。高雷特爾（Gaulleter），及現在的守城長官謝拉契（Baldur Von Schirach），以前的德國青年領袖，宣佈該城爲一個要塞（Festung）並集合居民從事於緊急的服務。兒童們及老年人開始於城外構築戰壕。老百姓一律離開家中，並被迫構築防禦戰車障礙物，並用大石塊、樹木及電車軌道作成應急街頭障礙。希特勒青年團都給予戰防錘（Panzerfausts）並全構掘散兵坑。

「維也納的時刻，證明的時間已經來臨！」謝拉契曾作這樣的宣佈。小型新聞報稱：「恨卽是吾人的禱告，報復便是我們的通行證。」德烈治在廣播中懇求說：「這不是爲我們自己，乃是爲我們的黨！效忠我們的元首！」

當天的稍晚，史楚可魯最後得知德烈治的最後補充，兩個黑衫軍師的正確位置與通行證。依此情報史楚可魯作了準備，並且他曾在維也納召集了「〇—五」的領袖舉行一次緊急會議。

他們於四月二日夜間在一處似乎最不理想的地點，卽於史都賓林（Stubenberg）的第十七軍區司

令部，史楚可魯辦公室內祕密集會。

他問道：「誰自願把我的計劃送到俄國的最高統帥部去？」他遍視室內的四週，並把眼睛定睛於一位三十一歲的卡斯（Ferdinand Kas）和另一位寬臂、矮胖的費得魏伯爾（Feldwebel）兩人的身上。這兩位彼此相識已有十一年，而且他們的父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服役於同一個步兵團內。史楚可魯說：「上士，時間已經到來。」

卡斯走前一步：「少校，我願効命。」

史楚可魯遂即指示他把城東南的主戰線劃了一個圓圈，接着給他一張假通行證和說明本計劃的一幅小圖。兩個人並握手致意。

由少校自己的司機約翰雷福（Johann Reif）下士親自駛車，卡斯直奔南方。過了十五哩後他們來到了一處有名的礦泉場（Spa），貝登，那是杜爾布金將被允許通過德軍陣線的地方。他們繼續向南又走了十五哩，而至紐斯塔（Wiener Neustadt）。自此他們開始向西南繞圈而行些回頭路，且剛好在四月三日拂曉前到達一處安靜的地段，即他們能衝過德軍陣線的地方。他們沒有被攻擊而滲透過了該陣線，但却被德軍最後一處哨所的衛兵，發現他們奔馳的過去時，便向他們射擊。他們的歐皮拉牌（Opel）汽車被擊中，並且駛過數百碼之後終於完全的停下來。卡斯與雷夫二人躍進一條溝渠內，並開始爬行以避開另一陣瘋狂的射擊。

一個帶着皮帽子，並拿着一支三角琴式手提機槍（balalaika）的俄國兵由一顆樹後走出來，並喊着說：「舉起手來！」

把這兩個奧國人從一個指揮部轉送到另一指揮部去，花了數小時的時間，且幾乎到了當晚十點鐘，他們才抵達距溫尼爾紐斯塔南方十餘哩一個霍奇伍克爾史道夫（Hochvolkersdorf）村莊，烏克蘭第

三方面軍司令部的所在地。等待了一小時後卡斯被帶到一幢大房子內的臥室裏。三位將官和半打參謀軍官圍桌而坐，並都以懷疑的眼光看着他，一個資深軍官齊爾托夫上將（Col Gen Alexei Sergeievich Zheltov），一個白髮蒼蒼和看着一撇小鬍子，禮讓的請卡斯坐下，接着便說：「開始講吧！」

卡斯簡述了史楚可魯的計劃，但激動地說，要實施這項計劃，俄軍須作以下數項的保證：盟國對維也納的所有空中攻擊必須停止；更有，「〇——五」的會員俄軍不能逮捕；以及奧國的戰俘必須先於其他戰俘被釋放。

爲奧國此項要求致引起忿怒，在座的參謀軍官表現出遠較齊爾托夫爲差的不禮貌並開始譴責卡斯，提出很多問題：「〇——五」是甚麼？他們有武器、彈藥和部隊嗎？領袖是甚麼人？他們是何等人——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者，共產黨或法西斯主義者？在奧國的政治狀況怎樣？現在的社會民主黨是很堅強的麼？共產黨如何？奧國人都是納粹份子嗎？如果不是的話，爲甚麼當希特勒開進奧國時，他們那樣熱心叫喊？

卡斯知道他們是在試圖誘騙他，遂禮貌的予以回答。最後把一張大地圖放在桌子上。卡斯指到霍奇伍克爾史道夫的位置。

有些人驚奇的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所在的地方？」

他回答說：「在火房的那一邊不是有標示麼，」使每個人均笑起來。

卡斯在俄國地圖上標下德軍的位置，並接着說：「戰爭已經過去了，任何一個軍人現在死了將都是白死。我們奧國人要求你們把維也納當作一個開放的城市看。納粹並不注意發生甚麼事，並已經宣佈他爲一個要塞（Festung）。抵抗運動太小，不足以防止維也納的毀壞，但我們能够引導俄國部隊不需損失生命而進入城內。」

卡斯曾說出紅軍如何才能行軍進入貝登附近，直接通過維也納森林，然後從西面進入首都。在這裏的「〇—五」會員將與俄軍相遇，並領導他們進入城市的心臟地帶，同時其他抵抗武力則奪取要點。

一位俄軍情報軍官查對了卡斯所繪下德軍的位置，並且說與他們自己的報告相符合，這點感動了齊爾托夫的一些參謀，但有幾個仍保持着懷疑，一位顯有怒容的少將，說他不能相信卡斯僅爲一個軍士長；他顯然是由德軍最高司令部所派出的一位軍官來引誘俄軍進入圈套的，卡斯轉過臉看着齊爾托夫失將軍，因將軍把他作爲情報和目標，於是自願引導第一輛俄國戰車參加此次攻擊，齊爾托夫終於相信了，但必須等待在莫斯科最高統帥部的最後批准。答覆必須在稍後的幾小時內才能到達。

卡斯於次日晨，四月四日的一大早就被叫醒了，並被護送回到會議室。發現氣氛有些相投，他並察覺到好幾個新面孔出現。一位老將軍，在一次會議中很少說話，站起來，在燃起一支雪加後，便用德文說：「紅軍的最高統帥部已經接受奧國抵抗組織所提的條件。」他繼續說，在他們那邊，「〇—五」必須應許佔領在城內最重要的戰略要點，諸如公共建築物及橋樑，並且還要重建民事與公共的行政管理。「〇—五」要引導紅軍進入維也納，但俄軍仍須戰鬥。

齊爾托夫曾加解釋，假如卡斯同意這一切，他說，盟軍對東部奧大利空中攻擊將立即停止，並且紅軍會保護城內自來水的供應。

卡斯站起來：「我以維也納的名義接受這些要求。」

齊爾托夫也站起來，二人握着手。他們又回到桌子上，在上面有一張紅軍參謀本部攻擊計劃圖。一個箭頭指向經由維也納森林到達首都的後面，杜爾布金已經採用史楚可魯的計劃，另一箭頭經由東北轉向維也納，這是馬林諾夫斯基的烏克蘭第二方面軍。

電話響了，卡斯聽說那是來自意大利的亞力山大元帥（Field-Marshal Alexander），他已答應

尊重紅軍最高統帥部的請求，不轟炸史提爾馬克（Steiermark）地方、下奧大利及維也納。卡斯遂感覺到「一種除去重担的輕鬆。」現在他所必須做的乃是回到維也納。

III

希特勒給予維也納德軍一項重要的指示，他已下令由防守柏林陣線上抽下一個裝甲師，並即趕來這個奧國的首都。同樣的命令還從維斯杜拉河方面亨利齊（Heinrich）將軍的集團軍內抽調兩個步兵師，這些都是要投入於史柯拿（Schoner）的中央集團軍的。

亨利齊預想此種大批的抽調，可能使其已經分佈甚廣而薄弱的戰線崩潰。少掉了三個師勢必成為災難，而其僅有的挽救乃是尋求補充，他能想到的只有一種來源——駐在法蘭克福要塞（Frankfurt Festung）的日勒（Diehlers）上校所屬八個戰鬥試驗營。將這些部隊抽調回來渡過奧得河（Order R）並配置於重要的法蘭克福——柏林戰備公路的兩側，而且這一點，自然意味到亨利齊有點相信元首將要放棄該要塞。

在四月四日的下午亨利齊與其作戰軍官，恩斯曼上校（Col Eismann），走進總理花園至地下掩蔽部的進口處，該花園為一個混雜着戰壕，散兵坑的所在，遍植樹木，兩人爬下陡峻的梯階到了下層，元首掩蔽部的所在。兩個彪形黑衫軍衛兵走進來，且禮貌的問道，將軍可否同意搜身，亨利齊點頭答應，即由一個高大衛兵搜遍衣袋，輕摸其兩旁與跨褶，伊士曼的簡報資料包被倒空且加以搜查，並將兩人引下去，到一處狹窄的走廊，在一種謙遜的態度下，一切都做得不錯，但亨利齊却在想，我們已經走了多遠了！

在接近走廊的一端，已有約三十餘位高級將領集合在一起，於用完了咖啡和三明治之後，凱得爾將

軍說：「下列人員可以進去參加簡報……」並即喊出鄧尼茲（Donitz），鮑曼（Bormann），約德爾（Jodl），克雷布（Krebs），希姆萊（Himmler），亨利齊及恩斯曼等名字。

亨利齊進入了一間極小的地圖室，兩旁放着木凳子，一張圖桌和一把椅子，除了鮑曼外，都坐在木凳子上，他找了屋角一個木箱子坐下，接着希特勒便進來了，帶着黑色眼鏡，他與亨利齊及恩斯曼握手並即坐下。

克雷布提議讓亨利齊及恩斯曼先行簡報，以便能回到戰場去。希特勒點頭允許，亨利齊開始描述一張詳細的前線狀況圖。忽然他轉面望着希特勒，並建議巴勒的八個營應由法蘭克福的要塞撤出——並待命爆破。

希特勒似乎一點沒有反應。亨利齊曾懷疑他是否在睡覺，因為他不能看見他在眼鏡後面的眼睛，後來希特勒靠近克雷布並且說：「這位將軍似乎是對的。」鄧尼茲點頭，而克雷布遂說：「是的，我的元首。」

「克雷布，繼續講下去吧，」希姆萊含混的說：「下達命令。」

亨利齊覺得驚奇，竟能如此容易的得勝了。忽然間門開了，戈林（Goring）大步的哧哧走進來，於表示遲到歉意之後，將其肥大的肚皮移進桌子上，並且傲慢地宣佈，他剛訪問亨利齊戰線上一個空降師回來，戈林的聲音引起了希特勒的驚奇，好像他在做白日夢，他立即站起來，手在抖動而高聲地說：「沒有人瞭解我！沒有人能照我的意思去作！至於要塞的事——我們曾成功的於布累斯勞（Breslau）沒有屈服，以前在俄國也曾遲滯了俄軍許多時間！」

每個人都有些膽怯而不作聲——只有亨利齊例外，他體認到他將要失去他此來的目的，他硬着頭皮，並且說伏克史特姆（Volksturm）的部隊阻擋不住俄軍，他幾乎是不厭其詳的指出，他對要塞抱

有兩種看法：防者可以戰到最後一彈而死！或能遲滯敵人而於最後可能的機會撤退，來參加爾後的戰鬥。

「在法蘭克福負責的軍官爲何人？」希特勒立刻插嘴問道。

「巴勒上校。」

「他是一個吉尼生諾嗎？」註：（Gneisenau——是拿破崙戰爭中的一位軍官，曾堅決的防守一個要塞，因而他的名字便成爲抵抗到底的一種象徵）。

「我們將可於俄軍主力攻擊後而得到答案，」亨利齊補充說：「我相信他是一位吉尼生諾。」

「我立刻要接見他。」

亨利齊說至少非有兩天的時間不可，並重複的說，該要塞的八個營應立即調回來。

「好吧，」希特勒說：「我授權給你撤回六個營來。但法蘭克福仍將保持爲一個要塞！」

亨利齊知道這是他所難能獲得的一次大協商，並即開始提報他對抗即將來臨的朱可夫（Zhukov）攻勢的計劃，說明要於俄軍第一次轟擊之直前，偷偷的將第一線部隊撤退到預備陣地內，希特勒採納此意見，但問道：「爲何你不於現在撤回到那些陣地去呢？」

亨利齊解釋道，那是他要使俄軍以爲主陣地線向東只有數哩遠，剛好在他們轟擊該假陣地線之直前，他的人即將潛回到真的防線內，僅留置一些基幹部隊在後面，使俄軍所有的砲彈均將落於無人的陣地上，他補充說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由法軍學到這一套詭計。

希特勒曾作滿意的微笑，而亨利齊便決定這是反對有關轉移許多部隊到維也納與史柯拿一個心情上的好時機。「現在我的第九軍團，剩下的已沒有好多了，」他說。「這對我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對我也是一樣，」希特勒插嘴求助的說。

「俄軍即將開始攻擊，」亨利齊接口說：「我又能希望有甚麼增援呢？」

元首頗感爲難了，「你沒有聽說，有大部隊像重戰車縱隊等將從東普魯士下來增援你嗎？」

「那是不太可靠的，」克雷布不自然的說：「這些縱隊也是要到史柯拿將軍那裏去的。」

「關於這一切我甚麼都不知道，」亨利齊搶着說：「我不知道在舒爾尼爾地區內發生了甚麼事。」希特勒似乎全然沒有憂慮。「不管怎樣，主攻不是指向柏林，」他以肯定的語氣說，使亨利齊爲之驚訝。「柏林祇是成爲較小的側面攻擊目標，大規模的突擊將是在布拉格（Prague）。」

希特勒的自信乃基於得自雷因赫德吉賀倫（Reinhold Gehlen）將軍，陸軍情報頭子的一件報告，其祕密工作人員已證實史太林業已命令對布拉格發動主要的突擊，多半因爲俾斯麥曾有一次說過，誰要佔領布拉格，誰就保有歐洲的重心。吉賀倫的情報機構一直都是正確的。他們所不知者即史太林的命令曾受到朱可夫元帥以及其他軍事領袖們激烈的反對，他們都堅持柏林應該是主要目標，因爲希特勒在那裏。且因此，不顧俾斯麥與史太林的看法，紅軍實際上是正準備對亨利齊正面發動最強大的一擊。

亨利齊說基於他的經驗，他確定俄軍將攻打柏林，並繼續開始談論到已經配置在防守柏林陣地上的戈林「空降」師，「他們都是年輕，裝備好的部隊，」他說：「事實上裝備過多，而他們翼側的步兵僅有半數的裝備，」戈林微笑着，顯示他已經訪問過了。「但這些空軍人員是沒有經驗的，他們大部份是僅受兩週訓練的新兵，並且是由駕駛員所改編的。」

「我的空降人員都是優秀的軍人，」戈林自誇的說。

「我不是表示反對你的人，但他們還沒有戰鬥經驗，」亨利齊請求的說。他又轉向希特勒說，維斯杜拉集團軍也將於北面受到攻擊，希特勒認爲這一點是不可能的！由曼德斐爾的裝甲第三軍團所防守的

地區，乃是平坦而泛濫的地方。

亨利齊未曾理會希特勒，並繼續堅持着以更多的人防守他的綿長陣線，他指出一個師在一天的戰鬥中至少要損失一個營。「我可以由何處得到補充？」他問道：「我至少需要十萬人。」

一陣沉寂，突然戈林站起來。「我的元首，我將給你十萬空軍人員！」

鄧尼茲站起來，「我可以從我艦船中抽出二十五萬的海軍人員。」

希姆萊忍不住了，他跳起來並熱烈高聲叫喊，我將供給一萬五千人！

「那裏！」希特勒說：「那裏都是你的人。」

亨利齊刻薄的顯示歡欣地說：「那是很好的，但他不能用純老百姓」來作戰。他需要的是有組織的師。

依然爲此項自發的響應而激動着，希特勒告訴亨利齊要用這十萬補充人員於第二道防線。「他們一定能殲滅進犯的俄國人！」

亨利齊開始表示，使用這些無經驗的部隊，唯一的結果，將是屠殺，但有些人表示不耐並吹口哨，「停止你的訴苦吧，我們已經浪費兩小時了。」

亨利齊不能平靜下來，他說，他曾檢閱過奧得河沿岸的部隊，而且大部份都沒有戰鬥經驗，所以我不能保證他們將能抵擋即將來臨的俄軍攻擊。並且缺乏適當的預備隊，危險地削弱了阻止俄軍攻擊的機會。」

「你已有十萬新兵，」希特勒平靜的說：「至於確保此陣線那要看你能否運用士氣及信心來振奮部隊，且此會戰將必獲勝，」當亨利齊於五點鐘離開此室時，他似乎心情很好。

但當亨利齊爬出掩蔽部進入花園時，他已經是很失望了。他失去了三個師，且相反的他僅得到六個

營和十萬名幾乎是無用的補充兵——而且他仍須確保法蘭克福要塞。

兩天後極其疲憊的巴勒來到掩蔽部，報告有關該要塞的情形，並在火爐旁邊睡着了，當他最後被引入會議室時，他說出他能够確保他所有的陣地，但其在奧得河西岸的友軍是薄弱的，而俄軍將會輕易的突破他們陣地，「那麼我將無法確保法蘭克福。」他建議撤退他所有的部隊，立刻渡過奧得河，藉以加強河西岸的側翼兵力。

「你必須加強你那邊，如你所說，」希特勒以一種輕而緩慢的聲音說：「並且你必須加強後方，能保留橋頭堡及法蘭克福，則奧得河仍然是一個要塞。那是一種直接的指揮。」他看着巴勒等待證實。

巴勒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像他開始試用一個「是」字，希特勒却在他出口之前說：「巴勒已說是了。」

「不，我的元首，」他突然說出來。

四週的面孔都驚懼不已。

希特勒遽然忿怒起來，並指着門說：「滾出去！」

巴勒收拾了他的地圖和紙張走出去。當他慢慢朝向門口到花園去，克雷布跑出來追趕他，並且說：「你被免職了！去見布恩（Busse）將軍，他將讓你將發生甚麼事情。」

像他這種在法蘭克福作戰很久和很好的人，不能相信這些話，那是不可能的，他不理會克雷布的命令，走向左森（Zossen）的陸軍最高司令部（OKH）去，以便決定他應該怎麼辦——他們必定是暫時在掩體中瘋狂了。

在左森，關於巴勒不榮譽的話已傳到他耳中，且當參謀軍官看到他來至大廳時，他們便都躲開，甚